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生死相许：赤练仙子的爱恨痴狂论析

科目编号：ULSZ 3078

学生姓名：黄靖宁

学位名称：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老师：余历雄师

呈交日期：2016 年 4 月 8 日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目次

| | |
|--|-----|
| 题目..... | i |
| 宣誓..... | ii |
| 摘要..... | iii |
| 致谢..... | iv |
| 第一章：绪论..... | 1 |
| 第一节、研究动机..... | 2 |
| 第二节、前人研究成果..... | 4 |
| 第三节、论文构思..... | 5 |
| 第四节、研究资料..... | 6 |
| 第二章：武侠小说的新格局——建构武侠爱情世界的《神雕侠 侣》..... | 7 |
| 第一节、《神雕侠侣》的爱情描写..... | 7 |
| 第二节、李莫愁的人物解析..... | 9 |

| | |
|--------------------|----|
| 一、文学角度..... | 10 |
| 二、心理学角度..... | 11 |
| 第三章：十年前的逃离..... | 14 |
| 第一节、古墓的“无情”渊源..... | 14 |
| 第二节、刻骨铭心的爱恨..... | 18 |
| 第四章：十年后的情魔..... | 22 |
| 第一节、疯狂的复仇行动..... | 22 |
| 第二节、短暂的善念..... | 25 |
| 第三节、投身情海..... | 27 |
| 结语..... | 31 |
| 参考文献..... | 33 |

生死相许：赤练仙子的爱恨痴狂论析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12ALB02498

日期：2016年4月8日

摘要

本文将金庸武侠小说《神雕侠侣》为主要文本，探索里头武侠与爱情的巧妙结合，并通过小说中的悲情人物——李莫愁作为论述的重点。笔者利用“反客为主”的概念，将李莫愁晋升为文中的主角人物，而原是小说主角的杨过和小龙女则作为配角叙述，衬托出李莫愁一生为“情”所困以致走向疯狂的悲催命运。接着，笔者也将金庸融入李莫愁人物形象当中的中西思想分别深入解析，从中得知金庸赋予武侠小说的新诠释与创新。随后，李莫愁生平事迹中的各个时期也将成为剖析她由“爱”生“恨”，再因“痴”变“狂”的主要论点，再透过她一生的波折走入她扭曲的内心世界，进而揭露人性的现实面。

关键词：爱情 李莫愁 疯狂

致谢

本次论文能够顺利完成，笔者首先感谢校方提供学生研究论文的机会，笔者通过校方提供的资源得到了许多方面的论文参考资料，深感受益良多。除此，笔者欲衷心致谢笔者的论文辅导老师——余历雄老师。通过他耐心与专业的指导方式，笔者在编写论文时有幸能够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错误，把论文做到尽善尽美。笔者也要感谢亲友们的帮助，每当遇上论文的难题，同学们乐意给予良见，亲人们则在旁给予支持与鼓励。笔者在此，由衷感谢所有曾经在协助笔者的亲友与良师，倘若当初没有他们的协助，笔者将在研究论文的过程中遇上不少的困难，或许亦无法顺利完成这份论文。

第一章：绪论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武侠小说中侠义之士极为倡导和传诵的核心思想，其中小说家对各个侠客生动和独特的形象描写超越了史家仅按照历史事实做出的刻板记载，也更加提升了侠客的主观色彩。在现今武侠小说的创作世界里，金庸的著作就有如此的魅力能够引领社会大众，并开启阅读武侠小说近六十年的热潮。

在武侠小说中，侠客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主轴，而故事情节就集中在加强和凸显角色性格和形象的点缀。金庸的武侠小说亦是依据这个固定模式而创作。自一九五五年在《大公报》连载了《书剑恩仇录》直到一九七二年完成最后一部作品《鹿鼎记》，金庸武侠小说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甚至在知名度提高之后翻拍成多部电视剧和电影，成为家喻户晓的畅销著作。金庸在十七年间一共完成了十五部武侠小说，包括长、中和短篇小说，其中几部小说的故事情节更是环环相扣，增添了小说的可看性。

金庸本名查良镛，一九二四年三月十日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的一个书香世家。查氏为当地的名门贵族，故金庸自小就培养了喜欢看书的性格，再加上家中的藏书丰富，因此提升了他对古典文学和史学的认识。这无疑奠定了他日后创作武侠小说时描写的历史背景及运用古代诗词的敏感度。金庸武侠小说的多元性和情节的起承转合相比其他传统的侠客记载更能吸引和勾起读者的阅读兴趣。金庸以不同的时代背景衬托出各个人物的性格和少数民族的形象，也在小说中透露了在人生必经的困难中所获得的道理和哲理，让读者在阅读时也能同时思考和领悟。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十四字的出现验证了金庸在文坛上的影响力。当中，金庸学，又名金庸小说研究以及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举行更加证明了金庸武侠小说逐渐受到学者们的注意和讨论，为日后武侠小说创作的发展脉络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第一节：研究动机

金庸武侠小说的出现掀起了一阵“金庸热”，而“金庸迷”疯狂的程度已远远超越了以往书写武侠人士事迹的各类文学作品。自唐传奇、明传奇等文言小说以及明清通俗小说兴起之后，以武侠作为故事类型的小说开始发展。随着时代演变，现今的新派武侠小说更是通过“侠”的主题进行改良和延伸，并透过虚拟化和天马行空的创意想象以加强和丰富侠士的侠义个性，让“侠气”的主体性更加浓厚。

所谓的“侠”在新型的武侠小说中不再局限于书写江湖豪侠之间的暴力和血腥场面，而是通过各个视角与多层面的描写让人物的形象刻画更加生动。金庸撰写的新型武侠小说就涵盖了许多范围，包括文学、历史、哲学、风俗文化、地理、宗教、艺术、政治经济、武侠、志怪和言情，以丰富读者的内涵。此外，小说中将西方哲理思维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进行结合，也能在融入中西思想之际突显各自的文化特质。这种新颖的写作方式带领武侠小说进入另一个高峰，并受到广大学术界的瞩目和认可，正式开创金庸武侠小说研究为学术课题进行探讨。

七十年代开始，中国和台湾对金庸武侠小说的解禁和授权出版大大提高了金庸作品的知名度，而多位学者如：陈墨、倪匡等也针对金庸的武侠小说进行了各方面的探讨和评论，足以印证它在文学界和学术界的巨大影响力。北京大学教授严家

炎更开办了金庸小说选读，让年轻一代的读者在阅读小说后也能从中获得额外的文化知识、文学养分和哲理。对此，笔者认为，从仅仅连载于报章上提供人们轻松阅读的武侠小说，到学者们皆备受重视的文学著作，金庸武侠小说多变化的书写模式及象征性的人物与情节引起了笔者自小对小说的疯狂热爱，因而决定通过小说独特的视角——“情”进行深入研究。

武侠小说中“侠”的气息固然是引领整个故事情节的主轴，然而金庸却选择改变一贯的写作手法，在武侠的世界里加入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丰富小说的感性思想。故事编排也开始摒弃过于注重武打场面的框架，而是加重在练武以外的江湖人士如何看待自己内心的情感世界，以及对爱情抱持怎样的态度着手分析。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神雕侠侣》里头描写的爱情成分与比武画面相吃重，而透过小说中各个人物之间紧紧相扣的关系，表达了在爱情当中有人注定成功，而有人则注定成为成全他人的失败者。例如：李莫愁与陆展元原是一对情侣，但两人最终没有修成正果，随后陆就在大理娶了何沅君过门，而这个陆夫人便是武三通暗自倾慕的义女。因而笔者认为，《射雕侠侣》可称作是半武侠，半爱情的新式小说。

《神雕侠侣》包含了丰富的爱情内容，为小说增添了许多浪漫的色彩，其中就包括了杨过和小龙女凄美和刻骨铭心的爱情以及周伯通和瑛姑在屡经挫折后修得正果的爱情。然而，某些爱情故事最后却落得伤感的下场，成为小说中最令人惋惜的爱情悲剧，也因此吸引了笔者的关注。这些人物中“悲”得最深刻和最催泪的莫过于李莫愁的爱情故事了。李莫愁的故事之所以能够触动人们的心灵，甚至超越主角人物，留下深刻的印象和感触，就是因为她直接、主动和不畏惧困难、放胆去爱

的精神。不过，她还是败在了谁也无法改变的宿命，最后丧心病狂，成为人人得而诛之的大恶人，让笔者深感怜悯和同情，因而希望能够从故事中探讨造就她爱情悲剧的原由以及解析她的心理状态。

有别于传统的武侠小说，金庸的《神雕侠侣》里头描绘的爱情故事能够带领读者进入人物角色的心灵，透过故事与读者互动，得到共鸣。于是，笔者正是看了这样感性又不失武侠的出色作品，故决定进行研究。

第二节：前人研究成果

金学，或称金庸学的出现体现了金庸武侠小说在读者间得到的空前回响，也促使学者们随即对多部小说进行多层次与跨领域的研讨。然而事实上，由于历史偏见的问题而遭到部分学者的反对，金庸小说一开始并不被承认为文学性的著作。七十年代的解禁对金庸来说是一大转折点，而后学者们也因此推出一系列点评金庸的专书。其中就包括倪匡的《我看金庸小说》系列、陈墨的《金庸小说赏析》和《金庸小说之武学》以及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等作品。

对于金庸武侠小说的研究，现今的学者们以武侠小说的核心为开始，即探讨“武”和“侠”在金庸小说中的定位。接下来，学者们通过不同的视角深入探究金庸武侠小说的各个层面，并进行系统性的整理，如对小说中的文学、武学、儒学、道学、佛学、侠文化、饮食文化、民族、哲理和历史观做出分析。此外，学者们除了探讨金庸小说中的情节结构、地域语言、地理环境等，也通过不同人物的描写方式剖析每位人物的形象以及金庸塑造这些角色的内在原因。

事实上，学术界已开始对《神雕侠侣》的爱情主题以及李莫愁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例如：陈墨在《人物金庸》中为李莫愁设定了小章节论述，以及期刊论文中程慧的〈情到深处自然痴——以李莫愁为例看金庸小说中的情魔形象〉对李莫愁的生平进行了一番解析。尽管如此，笔者坚信自己在“情”和人物李莫愁的前提下依然能够对书籍和期刊论文中没有触及到的部分进行考究，借此体现金庸利用不同视角塑造多元性人物的写作风格，因而决定以此主题写出论文。

第三节：论文构思

在十五部金庸小说中，笔者选择以《神雕侠侣》作为文本，在第二章中讲述里头半武侠、半爱情的内容和题材，并通过体现情节中强烈的爱情色彩，向读者证明武侠小说不一定只能以侠士作为基础，而是拥有能够为人物的心灵注入澎湃和浓烈情感的感性书写。接着，作为爱情悲剧的代表人物，笔者开始着重对李莫愁进行深入的分析 and 论述，透过金庸书写的中西思想——文学角度和心理学角度试图探究她隐藏和压抑的心理世界。至于第三章和第四章，笔者将着重讲述李莫愁的生平事迹，即以十年前作为分隔线，解析在这两个时期中李莫愁的变化，并运用“有情”和“无情”作为叙述的重点。而后，笔者再通过阐述古墓和陆展元的相关故事带给李莫愁的影响，分析出她对爱情的思考，以及叙述十年后李莫愁因受到强烈刺激而渐渐步向精神思想的非正常变化和迥异，最后哀怨身亡的悲情结局。

第四节：研究资料

作为论文的主要文本，笔者在众多的版本中选取了金庸于二零零三年最新改版的《神雕侠侣》新修版进行深入研究。此外，由于笔者将会以文学和心理学角度分析，故引用了元好问的〈迈陂塘〉和由车文博主编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之作——《精神分析导论》加以说明。书籍方面，笔者使用的有严家炎的《金庸小说论稿》，以及金庸和池田大作的《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希望通过学者的剖析与探索金庸写武侠小说的根本思想两方面帮助解构李莫愁的心理世界。另外，笔者也引用了期刊论文如：刘宝强的〈金庸小说文本中李莫愁形象新论〉以丰富论文中对李莫愁的解释。

第二章：武侠小说的新格局——建构武侠爱情世界的《神雕侠侣》

作为“射雕三部曲”中的二部曲《神雕侠侣》，金庸选择改变对传统武侠小说仅专注于武打情节的既定印象，而是通过细腻的笔锋穿透小说中各个角色的性格和形象，深入剖析他们内心的精神世界，揭示人性的弱点。在武侠小说的中心思想中，不外乎就是武林人士应具备的“侠义”和“侠气”二词，然而金庸却希望以多面的角度看武侠人物，打造他们感性、浪漫的一面，使读者能在阅读时得到触动和同感。在王力行的《新辟文学——户牖》中，金庸曾提及：“我个人写武侠小说的理想是塑造人物。……情节也是配合主角的个性……。”（杜南发，1997：70）于是，他大胆地透过《神雕侠侣》里的各个悲情人物，在不违背武侠小说须拥有大量打斗场面的情况下，解读他们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并深度探究他们心中脆弱、忧愤和惆怅的心灵，开启武侠小说的新格局。通过金庸富有情感的描绘，一个即使外表看似坚强刚毅的武林人物，当他们脱下了身上的盔甲和包袱，就只是一个需要别人安慰、关心和疼爱的普通人。

第一节：《神雕侠侣》的爱情描写

在童话故事建构的美好结局里，真心相爱的王子和公主最终会在众人的见证和祝福下永远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这种完美的爱情一直造成人们无限的想象和憧憬，希望自己也能够遇见心中的“白马王子”，谈一场梦一般的恋爱，携手度过一生。然而，王子与公主的爱情并非一开始就是顺遂的，他们同样必须历经现实的种种困难和考验，坚定彼此的心意才能尝到幸福的果实。在金庸小说曲折的故事情节中亦是如此，例如：《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和黄蓉一起通过了各种磨难和生离死别，

才认定了彼此的情意，甚至在欧阳锋和华筝的阻扰下依旧坚守“永远在一起”的约定，体现了情比金坚的爱情。于是，在之后的《神雕侠侣》，金庸决定扩大小说中对爱情的叙述，以郭黄二人的下一代为基础，通过角色人物之间阐述各种不同形态的爱情故事，体现每人对爱情的定义，以及他们的爱情观对自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神雕侠侣》一书中，金庸以特别的叙事手法，将“情”作为主线贯穿整部小说，利用人物之间的爱情故事描述许多人面对爱情时体现的常态。此外，小说中的武功和场景更是配合以“情”为主题的脉络延伸出来，例如：杨过在与妻子小龙女诀别后自创的十七招“黯然销魂掌”中，招法的名称如“魂牵梦萦”、“孤行只影”等表达了对爱人的相思之情和内心的惆怅感。至于背景搭配，小说中也创造了两个虚构和与世隔绝的场景，即阴冷潮湿的古墓和安宁恬静但暗藏玄机的绝情谷。古墓和绝情谷同是讲求无欲、无念、无情的思想，隔绝外界的一切并推崇封闭自己的情感和欲望，试图建造心中无忧无虑和理想的乌托邦世界。叙事则巧妙地连接小说前半部和后半部对“情”和“无情”的描述，并经由场景带出了人物的真挚情意。

尽管阻止人类拥有正常的情绪和情感的变态行为，长时间在古墓居住的主角人物——杨过和小龙女依旧互生情愫而相恋，证明了爱情的真谛胜过一切。他们一起排除万难，在师徒之恋受到众人反对的情况下依然对彼此不离不弃，最终在十六年的漫长等待后命运般地于绝情谷底重逢，成为一对称羡的神仙眷侣，随之让古墓派的教规也不攻自破。另外，小说中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还包括了“老顽童”周伯通和瑛姑。徐岱曾说：“因为金庸有意无意地正是凭藉这些最具人性的东西，将一般武侠故事中所难免的血雨腥风洗涤干净，使通常以“复仇”与“权力”等因素

为叙述框架、以狂欢精神与英雄本色为背景的武侠文本，成为展示人世生命的美好与意义的舞台。”（徐岱，2009：119）然而，所谓“真情”胜“无情”的美好结局并非体现在所有人物的爱情故事，就如同武三通、林朝英以及小说中最佳悲情人物代表，也就是这篇论文的悲剧女主角——李莫愁。

李莫愁与小龙女虽同为古墓派门人，但两人截然不同的性格造成了爱情上一喜一悲的结局，而李也成就了最可悲的爱情失败者。身为江湖上无恶不作的恶人以及杨过小龙女的仇人，李莫愁的所作所为固然令人可恨。不过令人感慨的是，一次错误的爱情造成她性情大变而渐渐乖离善念，以致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成为《神雕侠侣》最伤感与残酷的爱情悲剧，也体现了现实中“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如童话故事般完美”的说法。

第二节：李莫愁的人物解析

金庸小说中的特点在于强调每个人物的个体形象以及试图打造属于那个人物的独特性格，而李莫愁的塑造更是武侠小说中前所未有的多面性人物。在《神雕侠侣》里众多的配角人物中，金庸特别用心地为李莫愁量身打造了突出和深刻的性格，也通过细腻的文字着重地描绘了十年前后她行为上的变化，甚至突显她恶劣的行为以衬托主角小龙女的善良。尽管李莫愁在小说中并非以好人的形象出现，但金庸仍旧为她跌宕起伏的一生写下精彩的一页，并借此带出她作为当时社会女性主义的先驱下敢爱敢恨和对爱情的坚贞。因此，在李莫愁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西合璧”的人物形象，即中国传统父权社会中受男性主导和控制的女性与西方所倡导的女性主义。另一方面，金庸对中西思想的大胆尝试也体现在将中国古典文学以及西方心

理学加入李莫愁的人物性格，表达了金庸欲在传统武侠小说中注入跨文化的想法和动机。李莫愁鲜明的人物特色提高了小说的丰富性和趣味性，而故事里头赋予她的“身份辨别”更使她在读者群中留下不亚于主角人物的深刻印象。因此，此节将透过文学角度与心理学角度，利用金庸在小说里的描写深入探讨李莫愁的人物风格，

一、文学角度

金庸武侠小说中时常会穿插古代的文学作品如诗词于内容中，《神雕侠侣》也不例外。在小说的第一回，李莫愁以凄美的歌声唱着金朝诗人元好问的〈迈陂塘〉登场，不仅引起了读者的关注，也让人不禁想要得知这首词究竟为之后的故事情节埋下什么伏笔，以及金庸为何选择这首词作为李莫愁的“主题歌”？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

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层，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转引自赵永源，

2007：60）

这首词作于金泰和五年，背景为当时元好问在应试途中遇到了一个捕雁者，那捕雁者提到自己今天将捕到的一只雁杀了，而另一只雁看到了被杀害的爱侣后不停盘旋在空中悲鸣，不肯离去，最终选择撞地自杀。于是，元好问买下了这一对雁，将它们好好埋葬，并树立一个“雁丘碑”纪念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也以此故事写下了这首殉情词表达心中的感伤。

词中利用拟人手法将雁比喻为人，提出了对世间爱情的疑问，而后再以“生死相许”表达了通过一对燕子而领悟到的爱情真谛。词中也讲述，对于相爱的恋人来说，生离死别是最痛苦的事情，本来的双宿双飞，现在却是走到天涯海角也只是孤身一个人面对这个广阔的世界。这表达了情人的离去只会带给留下来的另一人无尽的痛苦和折磨，身边如果忽然少了他人的陪伴和分享，做任何事情也都毫无意义。这首词巧妙地呼应了李莫愁在仍是少女的时候就因为深爱着一个男人而陶醉其中，结果在情人离去之后深陷其中而无法自拔，落得今后必须独闯江湖，甚至胡乱杀人以泄愤的下场。

在整部小说中，李莫愁总共哼唱了〈迈陂塘〉四次，第一次是作为人物的开场白，即来到陆家庄向陆立鼎一家复仇的时候；第二次是向偷了《五毒秘传》的陆无双寻仇时，因听得程英吹了一曲《流波》而忆起往事；第三次是有意在杨过、陆无双和程英临死前感到惆怅而唱出；第四次则是在绝情谷身中情花毒之后滚下山坡时吟唱，也作为死前的千古绝唱。这四次的吟唱都是因想起昔日的情事而感到悲伤，只因她自认爱情就必定是“生死相许”，导致最后用了一生寻找“情是何物”，但却始终得不到一个答案。

二、心理学角度

“疯”，在心理学的角度上是一种不正常的精神病态；它也可以定义为正常人在过度兴奋、愉悦的状态下所作出的反常态的行为举止，亦称作“疯狂”或“疯癫”。对于这种异常的心理状况，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佛洛伊德经过研究后提出了

精神分析法，并深入探究精神病学、潜意识定义和情绪压抑的主要原因。弗洛伊德认为，神经症的症状是一种冲突的结果，即相互抵抗的力量，而这种冲突正被现实压抑，故它必须寻求其他的满足途径。¹于是，为了得到心理上的满足和解脱，人们做出了许多异于常人和使人惊讶的行为举动。陈墨在《文学金庸》中也说道：“实际上，人的情绪和心态却是千变万化的，人的潜意识世界则更是一个十分广阔深厚然而人类自己却又相对无知的世界。”（陈墨，2008：173）人们为了迎合社会现实的常理，在无意识之下选择压抑和忽视自己的潜意识状态，以致当受到了精神上的刺激时，潜意识的力量就会进行抵抗并进入意识形态，令人们做出有违常态和旁人认为不可理喻的行为。

因为一次无情的背叛，李莫愁从十年前的温柔端庄到十年后成为疯狂杀人的心理变态，并为了利益和复仇失去了理性的判断。然而事实上，一开始从古墓叛离时尽管获得从未感受过的自由，但其实她的内心对这个陌生的环境是极度地恐惧的。因此，情人陆展元的到来令她得到一直以来渴望的肩膀和安全感。就在自己封闭多年的情绪得到完全解放之后，陆展元却选择狠心地丢下她离去，因此强烈的心理打击和混乱的思绪令她将潜伏和安奈着的负面情绪全数释放，决定以杀人报仇的疯狂和残忍心态终结这段爱情。因而，这种精神压抑就是形成病症的前提条件，如弗洛伊德所说：“作为潜意识的东西，它有力量形成一种症状。”（（奥）弗洛伊德著、车文博主编，2004：172）于是，杀人后达到的心灵上的满足却使到李莫愁再也无法收手，以致成为江湖中人人害怕的杀人魔和疯子。

¹ 参考自（奥）弗洛伊德著、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精神分析导论》，页176。

经过了本节对《射雕侠侣》中的人物李莫愁做了简单的解析，本文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将深入探讨和整理小说中李莫愁的故事背景，并通过两个不同的章节突显前半部和后半部李莫愁性格上的转变，依此变化做出逐步的分析。第三章的叙述不会如同小说中以倒叙手法的方式呈现，而是直接从李莫愁自小生活的“活死人墓”开始着手，透过描写古墓的枯燥和寡欲为她的叛离做铺陈，以及描述之后得到又失去的爱情滋润，导致她受到心理刺激而性情大变的情节。第四章则是以十年后李莫愁到陆家庄复仇旧情人陆展元作为开头，通过故事情节剖析李莫愁的心理和精神状态，讲述她的善与恶，直至于绝情谷投入火海，结束生命为止。

第三章：十年前的逃离

李莫愁在江湖上称作“赤练仙子”，她身着杏黄道袍，以毒辣的赤练神掌、冰魄银针和杀人不眨眼的拂尘使武林人士各个闻风丧胆。在众人眼中，她是个心狠手辣的女魔头，为了自己失败的爱情进行疯狂的报复，甚至葬送许多无辜性命以满足自身的私欲。李莫愁的报仇模式固然让人不寒而栗，但真正造成了李莫愁一生悲剧的罪魁祸首却是在她最无助、最寂寞的时候深刻体会到的人情冷暖。李莫愁原来根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不过是为了追求和满足对那不知名的世界的无限想象而一意孤行地逃离古墓，孰不知这却是她与古墓永远的别离，甚至是一个恶梦的开始。原来一个渴望感受真切情感和自由空气的少女在瞬间经历了人生中的许多挫折，使她如梦初醒；面对人们无情地藐视和嘲笑，她唯有让自己坚强起来，利用以“无情”治“无情”的极端方法，达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最终目的。她选择以道姑的装扮只身闯荡江湖十年，走向杀人魔这条路，一生追逐她得不到的“情”。因此，本章将会透过李莫愁的成长背景和人生中第一次经历的怦然心动和深刻的爱慕开始进一步的探究，并解析她如何因为这个时期的遭遇而成为一个人人憎恨的女魔。

第一节：古墓的“无情”渊源

作为李莫愁成长时期最重要的地方，黑暗和潮湿的古墓除了让她练就了一身精湛和轻柔的古墓派武功，也带给她一个封闭和压迫的情感世界。打从儿时的李莫愁有记忆开始，她就生活在这个僻静和冷清的地方，每天与师父习练武功，更对外界之事一概不知。然而，异常平静和不得随意出入的古墓却在李莫愁身上造成了意外

的反效果，与无念无欲和安于现状的小龙女不同，长年生活在古墓反而令她更加无法克制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和刻意抑制的澎湃情感。

李莫愁自小身处的古墓，也称“活死人墓”，是位于终南山上的一个隐秘之处，与全真教的重阳宫为邻。古墓虽是古墓派传人的“秘密基地”，但事实上一开始建造和使用此地的并非古墓派门人，而是全真教的王重阳。在第一次的华山论剑，“中神通”王重阳成功打败“东邪”黄药师、“西毒”欧阳锋、“南帝”段智兴和“北丐”洪七公，夺得武林盟主之位和《九阴真经》的上下卷，也为《九阴真经》的争夺战划下句号。从此，全真派名号威震天下，成为江湖中数一数二的名门正派。然而，在杀生成魔的古墓派门下李莫愁独闯江湖之前，谁都没有料到世间竟有如此高强和神秘的武功路数与门派同样位于终南山上，以及两派创始人王重阳和林朝英之间所发生的悲伤情史作为小说中以“情”为主轴发展的开端和前奏。

《神雕侠侣》中，小龙女在提及古墓派本门武功《玉女心经》之前，曾向杨过讲述古墓派的成立以及创始人——祖师婆婆林朝英的故事背景。

数十年前，武林中以祖师婆婆与王重阳二人武功最高。……后来王重阳举义失败，愤而隐居在这活死人墓中，日夜无事，以钻研武学自遣，祖师婆婆那时却心情不佳，接连生了两场大病，因此待得王重阳二次出山，祖师婆婆却又不及他了。

（金庸，2005：194）

文中讲述，王重阳和林朝英二人的武功难分轩轻，时而林胜，时而王胜。但事实上，他们互相比试武功和向对方挑战，并不是对彼此怀有怨恨，而是一种委婉传达爱意

的情感表现。不过，他们虽然保持亲密的关系，但性格上却不尽相同。林朝英不过问世事，喜欢过着平淡安逸的生活，反之王重阳则是满怀大志，他带兵起义抵抗金朝，也常常对家国的安危深感担忧。于是，在爱情和祖国之间，王重阳选择了后者，将林朝英满满的爱慕之情和情深意重一概忽视，隐居古墓，从此成为两条平行线。直至后来，林朝英在一次的比武中打败了王重阳，夺得古墓，正式成为古墓的主人，也就此注定了他们不得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悲情结局。王重阳出家成为道士，而林朝英在古墓中郁郁而终，成为永远相伴的“邻居”和敌人，也由此开创了全真派和古墓派。故事中，林朝英勇于向王重阳比武及不轻言认输的性格可说是对中国古代父权社会的一种挑战，也可称为现代女性主义的先驱。因此，自小生活在纯女性世界，并不曾正式受过中国传统礼教规范的李莫愁也培养出自负和傲娇的性格，再加上处在永不见天日、冰冷和幽静的古墓里更是逐渐造成了她封闭和压抑的情绪，以致演变为心里潜在的病态。

从王重阳的避世场所到林朝英的幽居之地，古墓仿佛就是人们用来逃避世间纷扰而建造的“风水宝地”。然而，自林朝英遭遇情伤并开创古墓派之后，最初与世隔绝的作用已沦为压迫人性和实行自我封闭的炼狱。林朝英被王重阳狠心抛弃而痛不欲生，因此在情感受到过度刺激甚至扭曲的情况下，认为只有断绝一切情感才能摒除心中的执念。于是，她在创教之时就定下教规，即身为古墓派传人在修炼古墓派内功之时需严格遵守“十二少、十二多正反要诀”的法则。

那古墓派玉女功养生修炼，有“十二少、十二多”的正反要诀“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金庸，2005：1528）

古墓派的女子无论面临正面或负面的事情都不能表露自己的情绪，反之须看淡一切，达到无欲、无念、无想的思想境界。不过，若非如李莫愁和小龙女一样自小就成长于古墓之中，寻常人何以忍受如此孤寂又乏味的生活，达至清心寡欲的高深思想呢？因此，即便自小就生活在古墓里，渐渐长大成亭亭玉立的少女的李莫愁也开始对外面世界产生极大的好奇心和欲望，以致日后做出了擅自违逆教规的举动。但如果换个角度看，李莫愁只是不愿意再继续接受那种违反人性的压抑，而要追逐人性的解放和人生的自由。（刘宝强，2014：60）所以，天生的傲骨和自恃的性格让李莫愁在最后下定决心离开对压制情感的古墓，到外面的世界开启另一番天地。

继林朝英开创古墓派以来，派中也存在另一个严格的规定——凡古墓派传人终身不得离开古墓半步，除非有个男子在事先不知此事的情形下甘愿为她而死，即可破除这个誓言。不过有趣的是，倘若古墓派女子须永远住在古墓里，那么她又如何能识得古墓外的男子与他相爱，令他舍身救她呢？就算在规矩定下的多年之后，杨过成功为小龙女解除誓言，但前提却是小龙女率先打破了门规，收杨过为徒，才能制造往后的献身机会。事实上，这仅是祖师婆婆林朝英想要向后人证明世间并没有永恒不变的爱情，更不会有一心一意、永远爱你的男子而做出的大胆假设。

只因林朝英认定天下男子无不寡恩薄情，决无一个能心甘情愿为心爱的女子而死，王重阳英雄仗义，尚且如此，何况旁人？（金庸，2005：245）

因此，古墓中早就为门人准备了五具棺木安葬，只因林朝英认定天下的男子绝不会为一个女子而牺牲自己的性命。对王重阳多年来的倾慕却换来无情使林朝英将长期的失落、对爱情的幻想和心理上的变异强加给古墓派门下的弟子，以致出现了种种以“情”为主的条规。但我想这位祖师婆婆始料未及的是，其徒孙李莫愁却违反了派中终生不下山的规则，并径自离开古墓和终南山，除了将古墓派的神秘面纱公诸于世，也开始了犹如祖师婆婆历经的爱情故事。

第二节：刻骨铭心的爱恨

在李莫愁一生坎坷的历程中，离开古墓后经历的刻骨铭心的恋爱对她来说是极其矛盾和复杂的，因为这既是一段伤感和悲痛的回亿，却又是她最想要时刻小心翼翼收藏的珍贵记忆，可谓是爱恨交杂。先天身处的“无情”世界造就了后天深刻和浓烈的情感，恋爱时期成为了李莫愁性情和心理上的一大转折点，甚至在最后随着时间流逝引导她走向激进和疯狂。不过，她之所以从来没有后悔作为古墓派的叛徒逃离终南山的决定，反之仅是对从她手中溜走的《玉女心经》一直耿耿于怀，是因为在她独自感受外头的喧哗声与接触广阔大地的同时，一个男人的出现入侵了她彻底卸下的心房。这个男人给予了她从未体会过的关爱和呵护，但他最终狠心的不告而别也成为李莫愁一生都无法释怀的痛，更是导致她成魔的关键原因。

一次的叛离让李莫愁看到了古墓以外的美丽世界，除了成功解决多年来藏在心中的疑惑和幻想，瞬时获得意想不到的自由和心灵上的解脱更令她忘却师父的谆谆教诲，决心解除心理压抑的封印，带着愉悦的心情和天真的想法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入世之后，她一直对这个新世界保有美好的印象，再加上心上人陆展元的百般爱护填补了她心中的空虚，使她勇敢地面对眼前陌生的世界。陆展元和李莫愁的爱情故事要从大理的初次相遇开始说起，当时两人都互相被对方的英俊潇洒和温柔贤淑所吸引，因而暗生情愫，最后成功谱出一段真挚的爱恋。²在别人眼里，陆展元与李莫愁的相恋可说是郎才女貌和令人称羡的，他们深爱着对方，也能够相互爱惜和关怀彼此。对李莫愁来说，陆展元降临到她身边就是她生命中最珍贵的礼物，因为他就是这世上唯一能够给她依靠的人。陆展元教会李莫愁如何爱和疼惜一个人，将她从古墓中学习的冷漠和无情抛去，成为一个敢于表达自己感情的正常人。

然而，就当李莫愁沉浸在与陆展元幸福和完美的爱情时，陆突然的不告而别令她遭受强烈的打击。她不明白在爱得轰轰烈烈之时，陆展元为何选择成为他们爱情的背叛者，狠心地离开她，而这其中到底发生什么变故。尽管伤心，李莫愁依然等待他回来向她解释一切，但依旧事与愿违，陆展元始终没有消息。对此，笔者认为，陆展元离别的线索就隐藏在见证两人爱情的定情信物——一方绣着红花绿叶的素色缎子锦帕。

²事实上，书中并没有详细提及李莫愁和陆展元的爱情故事，也没有讲述陆展元何以离开李莫愁，与何沉君相识、相爱直到共结连理的情节。对此笔者认为，《神雕侠侣》主要围绕在杨过和小龙女之间的爱情，而李莫愁的爱情故事仅用来作为她杀害无辜的动机，再者书中一开始就以陆展元夫妇去世三年开场，主要想营造李莫愁无法如愿复仇的愤怒，所以就没有过多叙述的必要。

红花是大理国最著名的曼陀罗花，李莫愁比作自己，“绿”“陆”音同，绿叶就是比

作她心爱的陆郎了，取义于“红花绿叶，相偎相倚”。（金庸，2005：35）

这块锦帕是李莫愁赠予陆展元的信物，象征着两人永恒不变、相互扶持的爱情。虽说这只是一个普通的锦帕，但就因李莫愁在画中利用“红花”和“绿叶”作为两人的寓意而造成了陆展元的不满。在古代的父权社会，男尊女卑是应当遵循的传统礼仪，然而李莫愁却将身为配角的“绿叶”比喻为陆展元，似乎暗喻两人爱情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自己。这在当时的社会是不能被接受和容忍的，尤其是对作为男方的陆展元更是极大的屈辱。³于是，陆展元在对李莫愁女性自我意识的恼恨之下，毅然决然地不辞而别，留下不知原委的李独自哀愁。⁴

待得陆展元和李莫愁再次相遇已是在陆的喜宴上，但新娘并不是李，而是何沅君，意味着陆李的关系宣告结束，变为毫无瓜葛的陌生人。李莫愁从没想过他的不告而别竟是对她永远的抛弃，甚至在短时间内与别人成亲，成为另一个女人的丈夫。失恋的李莫愁觉得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自视甚高的狂妄个性和强烈的嫉妒心心理相交织，凝聚成深深的怨恨。（许兴阳、胡家琼，2011：94）于是，在恼怒和无法接受事实的情况下，李莫愁将对陆展元浓烈的爱意转化为无尽的恨意，决心

³ 对于陆展元的激怒，金庸似乎想要暗喻中国社会无法摆脱被男尊女卑的传统礼教思想束缚的现实情形，因此造就了身为女人的李莫愁一生的悲剧。

⁴ 事实上，在《神雕侠侣》中陆展元不辞而别的说法共有两种：一是如文中叙述，“绿叶”的寓意使陆展元认为自己不受到李莫愁的尊重而决定结束这段爱恋；二则是讲述了陆展元和李莫愁的爱情并非两情相悦，陆从来就没有爱过李，因此两人之间更多的只是李的一厢情愿和陆所做出的“礼貌性”让步，以致最后陆再也无法承受这段浓烈的爱慕之情而选择离去。

将陆展元夫妇赶尽杀绝以泄愤。而与此同时，与李莫愁同样拥有复仇心态的还有何沅君的义父——武三通。其中，两人在婚宴上的情形由武娘子代为讲述。

成亲之日，拙夫和李莫愁同时去跟新夫妇为难。喜宴座中有一位大理天龙寺的高僧，出手镇住两人，要他们冲着他的面子，保新夫妇十年平安。（金庸，2005：19）

于是，武三通和李莫愁在无可奈何之下当场应允了这十年的约定，也造成了两人心里的过度积郁而逐渐露出狂态。十年的光阴也许对拥有美满婚姻生活的陆展元夫妇来说是短暂的，但对失去爱人而痛彻心扉的李莫愁和武三通来说，是残忍、煎熬和遥遥无期的。他们一心一意和强烈的爱恋换来的却只有永不磨灭的伤痛和创伤，以致在必须逼迫自己接受事实的当儿，遭受刺激而做出逾越行为规范之事。十年之期让李武二人饱受风霜和漫长的等待，但随着报仇之心一点一滴地积累，他们仍旧在逝去的爱情中得不到正确的解答，只能继续陷入苦痛之中。至于可怜的李莫愁，她可能甚至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的定情信物会成为她与陆展元诀别的主要原因，以致当她看到婚宴上满面春光的陆展元，心中的怒气和妒忌就如计时炸弹一样引爆。

第四章：十年后的情魔

经过了十年的分离，陆展元和李莫愁各自开始了没有彼此的生活，陆展元夫妇安分守己地居住在江南嘉兴的陆家庄幸福地生活，但李莫愁的命运可就没有如同陆氏夫妇那么顺遂了。相比之下，同样遭遇情伤的武三通甚至比李莫愁幸运得多，因为在漫长的十年内，身边还有一个为他默默付出和无微不至照顾他的武娘子，反之在世上无亲无故的李莫愁只有独自生活，苦苦等待着十年后的那一天。一次次无情的伤害与藐视让李莫愁在短时间历经了世间所有的苦痛，游走在理智和疯狂的边缘，于是乎失去依靠的她开始独闯险恶的江湖大开杀戒。她残害无辜的百姓，展开无止尽的复仇，迫使自己从以前那个纯洁和善良的少女转变为一个十恶不赦和丧心病狂的女魔头。她内心的爱恨痴狂经过了惨痛的现实和社会的蹂躏之后变本加厉，然而背后令人怜悯的可悲心声和遭到遗忘的善念更是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所带给她的痛苦和无尽的折磨。

第一节：疯狂的复仇行动

命运的残酷捉弄令李莫愁对这个她一直自认美好的世界感到绝望，而世人的鄙视和漠不关心更是封闭了她原来热情的内心而走向极端，以致她决定通过拆开他们虚伪的面具来实行疯狂的报复行动。十年间，她在江湖上犯下的恶行不计其数，包括将何老拳师一家大小二十余口赶尽杀绝，只因他们不幸地都姓“何”。另外，她还在沅江尽数毁掉六十三家货栈船行，也只因这些货栈船行的名号中都有一个“沅”字。李莫愁之所以对这些无辜的人下此毒手，全是因一人而起，即她的旧情人陆展元的妻子——何沅君。她说：

我曾立过重誓，谁在我面前提起这贱人的名字，不是他死，就是我亡。（金庸，

2005：37-38）

随着十年之期将至，李莫愁和武三通回到陆家庄寻仇，却得知了陆展元和何沅君夫妇已于三年前相继过世的消息。这对于多年来过着煎熬日子的他们来说非但不是心中的释怀，反而是加深了他们不能如愿报仇的怨恨，所以才有了武三通疯了般挖开陆氏夫妇的坟地，以及李莫愁迁怒于陆立鼎全家以致满门杀害的事件发生。然而，一连串的疯狂行径并没有减低李莫愁心中积怨已久的深刻怨恨，她势必要让陆展元和何沅君得到应有的报应。所以，她愤而鞭打陆展元夫妇的尸首，更放火烧尸，把两人的骨灰分别撒在华山之巅和东海，让他们在死去之后都不得永远相伴，也算是两人对自己内心所受过的痛苦做出补偿。李莫愁的报仇行动着实狠辣，不过始料未及的是，她事先在门上印上了九个血手印，代表绝不让陆家留在一个活口，甚至连陆展元夫妇的死尸也不放过，但她最终却留下陆立鼎之女陆无双和表姐程英二人的性命，之后还将陆无双收为徒弟。这其中的原委就必须追朔到已离开人世的陆展元身上。

陆展元在临终前，曾将李莫愁给予的定情信物——红花绿叶的素色缎子锦帕交给了弟弟陆立鼎，让他在危急时刻拿出来，希望李莫愁能够放他和家人一条生路。后来，陆立鼎在死前拿出了锦帕，而武娘子遂将帕子撕成两半，缠在陆无双和程英的颈上。果不其然，李莫愁看着这条锦帕怔怔出神，顿时想起了陆展元从前的呵护备至和爱恋，并认为他留着锦帕实是对她的一种思念和求情，于是成全了陆的心愿

而没有对陆无双和程英下毒手，显然是对这段没有结果的“初恋”始终放不下。⁵

忆起与陆展元过往的点点滴滴，面对他离世三年的消息，李莫愁想要通过对陆家的复仇行动结束了这一切，但心中的执着和疑问使她不舍得就此对这份坚贞不渝的感情放手，于是心中堆积的憎恨和怨愤逐渐地冲击和腐蚀了她脆弱的心灵与情感，将她变成了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魔鬼和杀人机器。

受到仇恨和嫉妒心蒙蔽的李莫愁在江湖中所犯下的种种残忍和恶劣的行为使天下人对鲜为人知的古墓派加深了一份恨意和怨气，而师妹小龙女更是深受其害。故事中，李莫愁嫉恨师父偏袒师妹小龙女，将自己未尽得的所有武功都传授予她而嫉妒心爆发。但她却从没想过，这还是主要归咎于自己的叛离以致将经书拱手让给小龙女。于是，为了加害小龙女，她召集各地各派的邪魔外道聚集于终南山，宣扬小龙女即将举行比武招亲的消息，以趁机夺得《玉女心经》。《玉女心经》的要旨和高深的部分在于两人须一起同练，除了达到互补的作用，也能够在危急时刻互相帮助。林朝英在初创《玉女心经》上的功夫时，表面上犹如利用玉女剑法抵挡全真剑法的一招一式，实是将自己与心上人王重阳的剑法相融合，达至心灵相通和双剑合璧，巧妙地化解强敌的袭击。虽然小龙女与杨过仅以师徒相称，但男女两人多年来的朝夕相处却不知不觉萌生了爱意，也因此领悟《玉女心经》中隐藏的深刻含义。

李莫愁之所以渴望得到《玉女心经》是因为经上记载的古墓派上乘武功，但笔者大胆认为，就算李莫愁真的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武学秘籍，也只是徒劳无功而已。

⁵ 通过陆展元多年来一直保存着的锦帕，李莫愁决定放下仇恨，饶恕陆程二人。不过，陆展元选择留着旧情人的定情信物是如同李莫愁所想的对她还有思念吗？对此，笔者认为，陆展元曾经是深爱着李莫愁的，因此对他当时冲动地离去而导致李活在哀伤的日子中一直感到愧疚。不过时过境迁，已成家立室的他无法再给他幸福了，于是只能利用锦帕回忆起这段青涩的爱情。

作为基本条件，《心经》讲求两人武出不同剑法以克敌制胜，独来独往的李莫愁就已经不符合这个要求了，因此想要习练经上的武功更是难上加难。然而，自负心作祟以及野心勃勃的李莫愁却执意想要得到《心经》，甚至不惜潜入古墓试图伤害受伤的小龙女，偷取经书，只是有趣的是，她也因此透过深刻观察“点醒”了杨过和小龙女之间的浓厚爱意。古墓中，杨过为了不让李莫愁伤害小龙女而抱住了她，再次令她体会到肌肤之亲和无所适从的感觉。在将自己愤怒的情绪适当地缓和和调解之后，她通过杨过对小龙女无限的关怀和愿意为她牺牲的精神道出了两人的心意，也叮咛了小龙女一番话。

小师妹，你一生便住在这石墓之中，跟你熟识的男子也就只他一人，却不知世

上男人负心的多，真正忠诚对你的只怕半个也没有。（金庸，2005：250）

李莫愁通过这一段话向小龙女分享了自己惨痛的人生经验，并真心希望小龙女能够谨记于心，透露了对她能够找到真爱的羡慕之情。在面对爱情的当儿，李莫愁只留下惋惜和感叹，其中的原因就是因拥有过度的执念和占有，这可通过她抢夺《心经》的举动中看到。另外，她与小龙女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她在得不到爱情之后选择以恨来发泄心中不满，而小龙女则是选择以离开纾解心中的惆怅，用爱真心祝福她爱的人幸福快乐，因而造就了两个不同的爱情结局。

第二节：短暂的善念

在《神雕侠侣》中，故事人物之间增添的爱情成分体现了武侠小说中感性和悲情的元素，而其中李莫愁因被情人陆展元狠心抛弃而成为滥杀无辜的恶人即是最

真实的写照。金庸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曾谈及人性的是非善恶：他讲述：“我相信在人间社会中，善与恶是复杂交错在一起的，……没有谁是百分之百的善人，也没有一无是处的坏人。”（金庸、池田大作，1998：287-288）江湖上的李莫愁被认为是一个阴毒和无恶不作的杀人犯，但大家只知晓她展现在别人面前的“恶”，却不知道她背后到底受过多少伤害和痛苦才决定抛弃自己的“良心”，走上这一步田地。她的无情、冷酷震惊了江湖人士，但她另一面所做出的善举却让大家对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产生同情，成为小说中李莫愁性格上的又一大转折点，即是对还是婴儿的郭襄有一段短暂的养育之恩。

一开始，李莫愁是怀着自利之心和恶毒之念加入到抢劫婴儿郭襄的行列之中的，

她以为这个小孩是杨过和小龙女的私生女，可以用来要挟他们，以便换的她垂涎已

久的《玉女心经》。（陈墨，2008：147）

一开始，李莫愁确实是为了得到《玉女心经》而掳走郭襄，作为威胁“亲生父母”杨过和小龙女的恶劣手段，甚至利用无辜的婴儿架开金轮国师凌厉的攻势。然而，就在听到小郭襄哭声的那一瞬间，李莫愁多年来性格上的暴戾和狠毒竟被一个幼小的婴儿顿时融化和瓦解。⁶这就如同《倚天屠龙记》中谢逊从听见了张无忌嚎哭的那一刻开始，便性情大变，成为了一位慈父。为了不让杨过抢走小郭襄，李莫愁始终将她抱在怀里；为了肚饿而啼哭的小郭襄，李莫愁还急忙地与杨过合力将花豹的

⁶ 小郭襄的出现让李莫愁想起了当初离开古墓时纯真、善良和纯洁的她，即对一切事物有着美好的憧憬以及自然不做作的真性情。郭襄的哭声让她急切地想要关怀和保护她，使她了解到原来世上还有人需要她、在乎她的存在。于是，她决定隐居起来照顾孩子，就是为了不让她受到无情社会的荼毒，以致得到和她一样悲情的下场。

四条腿缚着，以豹奶喂饱了她。在她的拂尘下被杀害的人不计其数，但如今拂尘的作用仅是为郭襄驱赶身边的蚊虫，表达了对怀中婴儿的慈爱之心。

李莫愁对小郭襄的种种举动，尽显了女性与生俱来的母爱和心中的善念。比起《天龙八部》中叶二娘一天残杀一个婴儿的疯狂行为，李莫愁的心中其实依然拥有善良之心，只因遭到怀恨之心所蒙蔽才对无辜的人命屡下毒手。为了专心照顾小郭襄，她选择隐居深山，甚至认为来日自己未必会为了《玉女心经》而答应交出自己的“孩子”，但当她正想要彻底放下仇恨、恢复人性时，命运终究还是玩弄了她。尽管最后遭到前来夺回郭襄的黄蓉暗算，她仍时时刻刻关心婴儿的安危，还一度犹豫要不要牺牲性命以换取她的安全。试想想，即使一开始并非存有善念，但如果当时李莫愁没有将婴儿从空中救起，郭襄可能已遭遇不测，哪会日后的“小东邪”？然而，黄蓉自私自利的行为却无情地剥夺了李莫愁想要回归善念的本意，使她再次感受到失去依靠的不安感，以致陷入怨愤和忧愁的她又重新开始疯狂的杀戮，一步步将自己逼向黑暗的深渊。

第三节：投身情海

一次的偶然让李莫愁在追杀陆无双和程英时来到了犹如神秘仙境和世外桃源的绝情谷。与古墓相同，谷中的人从来不和外界接触，而是过着无忧无虑和平淡的隐居生活。不过，当黄蓉、杨过和小龙女等人为了解救武三通、朱子柳和天竺僧而相继侵入这个种满情花的隐秘之地时，却无意揭露了平静中的暗潮汹涌，并展开一场无情的杀戮。绝情谷，顾名思义就是断绝一切情爱的幽静之地，当中布满谷中的情花更是绝情谷独一无二的标志。严家炎的《金庸小说论稿》中提到了李冬秀的一

句话：“金庸借想象出的情花描绘了‘情’的万千形态——‘情之为物，有时极美，有时却又极丑’。”（严家炎，2007：45）情花芬芳香艳，但想要触摸它的人必须谨慎小心，因为花枝藏有许多细小的毒刺，而一旦刺伤的人动情将会身受情花毒而死。情花的果实则要亲自尝试方能知晓，时而外表好看但味道苦涩，而时而外貌丑陋但果肉好吃。情花的寓意代表了爱情需要的是“亲身经历”，因为每个体验过爱情的人并不表示他们就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反之一旦受到了爱情的创伤和背叛，心中的伤痛就会如情花毒一样疼痛煎熬，而这似乎就隐喻着深陷情网后无法自拔的李莫愁。

绝情谷中，李莫愁使用毒辣和凌厉的招法打得陆无双和程英二人节节败退，目的就是要置他们于死地以让她能够利用他们逃离情花坳，让在场的杨过和小龙女对她的无情深感不寒而栗。之后，当她看到杨过不惜进入情花坳中救出陆无双和程英，导致她失去了报仇的机会时感到愤愤不平，于是以凶残的行为利用自己的徒儿洪凌波跃过层层围绕的情花丛。她不顾昔日的师徒之情，为了一己私利将洪凌波倒入密密麻麻的情花丛当作垫脚石，以让自己不受情花刺伤，顺利地抵达情花丛外。就在她最后一跃之时，洪凌波奋力跃起，将她拉入了情花丛中，让她遭受情花毒刺入体内的痛苦，得到了应有的恶报。然而，身中情花毒的她不但毫无悔改之意，还不惜一切代价与公孙谷互相勾结以夺得绝情丹，造成了善良的公孙绿萼被自己的父亲害死的惨剧。此外，她甚至在情急之下以冰魄银针杀害正寻找情花毒解药的天竺僧，激起朱子柳、黄蓉、武三通等人的愤怒，决定将她赶尽杀绝。

李莫愁在没有得到解药的情况下身受剧毒，在痛苦中迷迷糊糊地看到了武三通和武氏兄弟为报武娘子之仇而准备置她于死地，想到了自己一生所犯下的所有罪恶都是由一人而起，以致心中动了真情而情花毒发作。临死之前，她依旧无法放下心中的仇恨，只能满腹怨恨地望着幻想中出现的旧情人陆展元和何沅君，导致毒发难忍而掉下了山坡，淹没在茫茫火海，选择以殉情而死来结束自己坎坷的命运和执着的爱恋。李莫愁多年来在江湖上作恶多端、滥杀无辜，以致出现了武三通和陆无双的家庭悲剧，不过在她投身火海的那一刻，所有人的仇恨瞬时都化为了对这个恶人的无限怜悯和宽恕。

众人心想李莫愁一生造孽万端，今日丧命实属死有余辜，但她也非天生狠恶，

只因误于情障，以致走入歧途。（金庸，2005：1248）

作为自小一起在古墓中长大的同门师妹小龙女，李莫愁的逝世对她来说是更是无比的悲痛，以致流下滚滚热泪。黄蓉则看着李莫愁葬身火海，回想起了她当初对郭襄的养育之恩，于是拿起郭襄的手拜了拜以示对她的感激之情。所有人站立在断肠崖前良久，望着李莫愁殉情之地燃起的熊熊烈火，只感不甚唏嘘。金庸将李莫愁一生的描写发挥得淋漓尽致，断肠崖的死去也寄寓了她因情而终生活在充满哀愁和伤悲的内心世界，因而只有通过死去才能够得到心灵的解脱。透过小说，李莫愁的悲惨命运也不禁让人们产生了对爱情的感悟，并以此作为借鉴。

通过小说中众多的故事情节，李莫愁不为人知的一面渐渐地被揭开，虽她外表刚强、残忍，但始终掩盖不了内心的脆弱和悲伤。现实的残酷迫使她必须瞬间成

长，仇恨让她展开以牙还牙的疯狂行动。或许，李莫愁在其他江湖人的眼中是个十恶不赦的魔鬼，她为了一个“情”字，杀害了许多无辜的性命。不过，这个复杂的世界在她仍是个无知和纯真的少女时就让她经历了人生中的巨大考验，使她遭遇挫折以致造成心理的扭曲。离开古墓后，自由和青春的灵魂赋予她敢爱敢恨的魅力，而情窦初开的年纪造就了她对刻骨铭心的情感极其向往。于是，她将古墓中养成的刚烈性情带到爱情里，选择轰轰烈烈、不顾一切地爱一个人，但是她并不知道过度的执着反而会引起反效果和对他人的压迫感。爱人的离去让她失去了唯一的依靠和人生目标，最终在强烈的打击下，她迷失了自我，进入了疯态。

李莫愁的名字与自己的一生并不相符，她的情“愁”占据了她所有的生命，令她无法自拔。她一生为情所困，甚至在最后一刻也想着意中人陆展元，因此情花毒发，最终投身火海，为“情”而死。当时，火中传出的歌声道出了她对此生的总结和疑问。她因“情”所扰而一生痴狂，到头来却只是一个渴望能够找到一个真心爱她、呵护她的男子的普通女子而已。

结语

从古至今，经典武侠小说的呈现方式大都讲述伟大、豪气的武侠之士如何在动乱的时代中顽强抵抗狡猾的敌人，或与女主角所产生的凄美爱情故事作为情节的重点。然而，在武侠小说写作兴盛的五十年代，梁羽生等作家层出不穷，以致题材和情节的变化千篇一律。因此，金庸就在自己的作品中进行改良和创新，并融入了感性的爱情元素，为人物形象制造鲜明度及吸引读者。在金庸众多作品中，《神雕侠侣》的出现推翻了武侠小说不能以爱情作为主题的固定印象，反之小说中通过述说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和内心世界道出了许多对人性的深刻思考，而不再仅仅止于无法透过感性视角窥探的激烈武打场面。

为了能够突出“情”的意义，笔者选择一改金庸小说中原定的主次人物，将主角杨过和小龙女当做配角人物使用，由此带出此篇论文的主角——李莫愁。金庸在书写《神雕侠侣》时非常用心地塑造李莫愁这个角色，在作为为“情”而困扰一生的重要人物之余，也给予她更全面的形象，包括对郭襄的养育之恩。通过对李莫愁的解析，笔者发现她的故事为这部小说带来的多元性和丰富性甚至能与杨过和小龙女相提并论，即便她是故事中的反派人物。例如，金庸发挥了中西合璧的写作风格，通过文学和心理学角度的“线索”看到他如何在叙述中赋予李莫愁别人无法替代的独特特质，并以中国古代文学和西方医学做结合，强化她的人物形象，也为自己的作品做出新的突破和挑战。通过这两个重要的切入点，读者就能成功地进入李莫愁的内心世界，了解她背后的原因，进而提升他们阅读之后对小说人物留下的深刻印象，领悟出金庸想要创造此人物的实际意义。

身为杨过和小龙女的师姐、古墓派的叛徒以及江湖中闻名的杀人魔，虽然李莫愁的出现只是小说中为情爱痴狂而误入歧途的代表人物，但她的心理变化却是能够发人深思的题材。她的人生经历令人感到无限感慨，生活的孤独、伤感与痛心疾首将她逼上了墙角，使她不得不选择一条不归路来发泄心中怨恨的情绪。尽管当时在古墓中因无法抑制自己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心，故毅然决然地离开古墓，展开没有教规规范和约束的清静生活，但这项大胆和冒险决定最后还是让她付出了惨痛的教训。与陆展元相恋之后，李莫愁将这段爱情当做自己的生命一样看待，于是对陆一直有着非常主动和激烈的情感，也产生了强烈的依赖感。然而，李莫愁却一直都使用错误的方式爱一个人，所谓两个人的爱情其实是双方面的，只靠单方面的过度积极只会导致另一半感到恐惧和望而却步，造成弄巧反拙的下场。最后，过度的占有欲令陆展元默默离去，甚至快速与何沅君成亲，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成为李莫愁最感叹和悲痛的回忆。于是，她带着无止尽的怨愤心态开始复仇，以所有人都不能拥有美好的结局为前提，在江湖上伤及无辜性命。

作为讲述《神雕侠侣》中以爱情为主的武侠小说之核心人物，李莫愁一生悲催的命运就像是一部悲情的戏剧。她因“情”达到人生的高峰期，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她也因为“情”达到人生的最低潮，令她痛苦不堪。李莫愁一生为情所困，当爱情离去后仍执迷不悟，以致从爱转为恨，揭示了人性面对情感时最脆弱的一面，也反衬了看似美好的现实社会中，人们的冷漠无情和自私足以影响和扭转一个人的命运。

参考文献

一、参考书目

1. (奥) 弗洛伊德著、车文博主编, 《弗洛伊德文集·精神分析导论》,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 陈墨(2008), 《人物金庸》, 北京: 东方出版社。
3. 陈墨(2008), 《文学金庸》, 北京: 东方出版社。
4. 杜南发等著(1997), 《诸子百家看金庸》(五), 香港: 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5. 金庸(2005): 《神雕侠侣》, 广州: 广州出版社。
6. 金庸、池田大作(1998), 《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 香港: 香港明河社。
7. 徐岱(2009), 《侠士道——金庸小说与中国精神》,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8. 严家炎(2007), 《金庸小说论稿》(增订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9. 赵永源(2007), 《遗山词研究》,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参考期刊

1. 许兴阳、胡家琼(2011), 〈金庸《神雕侠侣》中李莫愁疯癫行为的分析〉,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 2011年第27卷第6期, 页93-95。
2. 刘宝强(2014), 〈金庸小说文本中李莫愁形象新论〉,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16卷第1期, 页59-62。